

近桂苑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城市+笔记

依然“年轻”

□隅人

出门常坐地铁，乘客很多，难得有空余座位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位年龄相仿的乘客刚上车，几个年轻人见了，忙为他们让座，却把我晾在一边。我手抓着扶手，一时有些不解，就这么闷闷地行了一路。

还有一次在一家超市购物，我和一位看着跟我年龄相仿的人都拉着购物小车登台阶。我的小车里已经满载，而那位顾客的车里却没啥东西。奇怪的是，一位热心店员见了，却赶忙下来帮助那位顾客把小车拖到台阶上，又伸手扶了他一把。而满载重物的我，只能独自负重攀登。这些经历都让我不解。

邻居中有几位大哥，他们都退休多年，见面时都会对我说：“你还年轻。”不管是否开玩笑，反正这“年轻”二字突然让我意识到：在地铁上的年轻乘客、超市里的热心店员眼中，我还没步入需要被照顾的老年人行列。至少在他们看来，我走路不趔趄，没表现出年老体衰的样子。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应该感谢他们让我认识到自己还有朝气。这样一想，心中便一阵欣喜。

这天，我又乘地铁出行，中途见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上车，我赶忙起身让座。那妇女看看我，显得有些吃惊。我笑着回应：“我还年轻。”在超市见有老人颤颤巍巍地端着大白菜慢慢走向银台时，我也会帮扶一把，叮嘱一声：“慢点。”这一系列举动，让我更加认定自己依然“年轻”。

所以，能大步流星，绝不小步蹒跚；能迎着朝阳开怀大笑，绝不在日暮时垂头叹息。

谈天+说地

热爱

□徐九宁

有个朋友热爱烧菜，几乎每天都要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自己烧的菜。我到他家做客，他通常亲自下厨招待我。他烧的菜品绝佳，味道美，丝毫不亚于饭店大厨烧出来的菜。

不少人觉得烧菜很麻烦，采买、择洗、切分、烧煮、装盘，吃完后还要一一清洗锅碗瓢盆。但朋友不觉得，相反觉得烧菜是件快乐解压的事。这位朋友从小就热爱烧菜，他的母亲曾开过饭店，每天放学后他都喜欢站在母亲身边看她烧菜。他说，如果因为出差连续几天烧不了菜，全身就会有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。但只要回到家中拿起锅铲站到灶头前，就会满血复活，哪哪都舒服痛快！

热爱，热烈地爱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热爱，有人热爱阅读，有人热爱写作，有人热爱运动，有人热爱旅行。这些热爱，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常常跟名利无关，与胜败无关，只是一种打心底爱去做存在的存在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 lswbsc-oh@sina.com 联系

这一日，冷暖正好，气候温润似春朝。我站在引江济淮工程派河口泵站前方，望见泵站的主体建筑像一台巨大的钢琴，安放在茫茫水面正中，黑白两色琴键相间。从长江逆势而上的水，缓缓流经泵站，如同看似绵软实则有力的手指，拂动着琴键。耳边仿佛听见琴声袅袅。



江流如琴

□储劲松

冬阳和暖，披在琴身，铺于水面，洒到衣服和脸上。有一瞬间我有些恍惚，以为自己身在吴越，而非皖中。

江水流经安徽中部小城肥西，肥西随即幻化为秀丽婉约的江南。引江济淮工程长长的输水线行经之所，似桃花风轻柔拂过，长江与淮河之间广袤的的大地上，柳烟青，土色润，田园新。一系列难题，譬如灌溉、饮用、江淮航运、巢湖水质与淮河水生态环境改善等等，迎来了解题的时刻。

江水由南向北，跨原野，穿城镇，过村庄，翻越江淮分水岭，最后汤汤注入淮河。自《尚书·禹贡》起，到《史记·河渠书》和诸多史书中的“地理志”，再到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，诸多山川地理著作，哪一个作者会想到，水竟然会往高处流？长江中下游的江水，能翻山越岭行走七百多公里，汇入淮河？

水鸟在水面盘桓起落，从容捕鱼。依稀看见鸟群里有白鹭、豆雁、鹈鹕、斑嘴鸭。这些鸟儿是从巢湖飞来？从瓦埠湖飞来？从长江飞来？还是原本就栖息在肥西本地？

若是身生两翼，化作飞鸟升空俯瞰，万里长江、千里淮河与引江济淮工程七百余公里河道，略似一个硕大的“工”字。上面一横是淮河，下面一横是长江，中间一竖是引江济淮工程。

建在安徽中南部的两座泵站，也即无为市境内的凤凰颈泵站和枞阳县境内的枞阳泵站，像两个龙嘴，把长江之水吸入腹中，又吞吐出来，提升水位，然后分别经由兆西河线路和菜子湖线路，输送到巢

湖。这一段引江水到巢湖，谓之“引江济巢段”。建在皖中的派河口泵站和蜀山泵站，先后两次提水，把江水引入瓦埠湖。这一段沟通长江和淮河，谓之“江淮沟通段”，安徽人又称之为“江淮大运河”。建在皖北和河南省境内的八座泵站，接力提水八次，最终让江水自然流进淮河。这一段谓之“江水北送段”。整个引江济淮工程，江水被抬高近四十米，输水线路总长七百余公里，惠及安徽、河南两省数千万人。

开挖一条大运河，沟通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，并非今人才有的奇思妙想，古人早就有此宏图大志。在派河口水上服务区，合肥民俗文化研究者王老师告诉我，三国时曹操为攻打东吴，曾下令将士开挖江淮大运河，用来输送士兵、兵器和粮草。开挖之处位于江淮分水岭一侧的鸡鸣山。谁知在开挖过程中，土方“日挖一丈，夜长八尺”。也就是说，白天挖好的河渠，一夜之后又基本恢复了原样。反反复复多次，工程只好停工，留下曹操河这一遗迹。曹操河遗迹在今天的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境内，千年沧桑之后，还剩下一条近八公里长的旱河。

曹操河虽然未能开挖成功，但安徽、河南两省人民沟通江淮的愿望持续至今，直到引江济淮工程顺利竣工，终于圆了这一千年梦想。长江之水通过各级枢纽和水道，在江淮之间奔涌。江水所经之处，福祉随之而来。皖北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麦田，再也不愁灌溉。

肥西的作家朋友多次邀请我看一

看引江济淮工程，特别是看一看江淮大运河。他的语气是极自豪的。肥西我到过多次，住过烟水迷蒙的三河古镇，看过麻栎森森的紫蓬山，欣赏过山南镇长庄村的十里风荷，在春秋时期吴楚鹊渚之战的古战场听过庐剧……但当我站在派河口泵站跟前，远远望那一台锃亮的“钢琴”，望见浩渺无尽的江水，确实有些晕眩。当天下午，在高店乡，望见引江济淮淠河总干渠这世界第一大跨度钢结构渡槽，从江淮大运河上方凌空而过，并与之成十字交叉，望见眼底的那一渠水，在夕阳下绿如古玉佩，心间的震撼，岂是一个惊字了得。

老子说水“几于道”，管子说水是“万物之本原也，诸生之宗室也”。人类史也是一部逐水、治水、与水和谐共生的历史。植物也是如此，遇水滋茂，离水枯槁。《诗经》里的草木，“蒹葭苍苍”也好，“绿竹猗猗”也好，“采采卷耳”也好，它们水汽氤氲，枝叶欣欣，全然是今日江南的气息，写的却是中原风物。商周时代的中原，气候润泽，并不似今天这般干燥。而今，江水福泽皖中、皖北和中原，让缺水的千里平原变成类似江南的鱼米之乡。

夜里，在繁华如都市的肥西县城漫步。四十年前，这里还素有贫苦之名。想到而今的肥西县，多年蝉联全国百强县。感慨系之。

转过街角，清幽月色之下，我忽然听见汽笛呜呜而鸣。江淮大运河上，一艘夜航巨轮正好驶过肥西。

大家+微语

尝雪

□董川北

●果不其然，孩子把舌头伸得长长的，等了十多秒，便有数片雪花落在了舌头上。雪花瞬间就融化了，孩子舔舔嘴唇，意犹未尽，再次伸出舌头……如此几次后，孩子发现我们一直在盯着他看，于是冲我们笑了笑。我大声问孩子：“你在干嘛？”孩子大声回答：“我在尝雪。”我又问：“雪是什么味道？”孩子大声回答：“好甜！”

谈天+说地

三秒钟的顿悟

□默子

每次炒菜前，拿起炒勺都会发现底部有层锈迹，便要花些时间清洗掉。炒勺有锈迹，是因为每次清洗后平放在地上，底部都会留下残余水分。就是那点水，转天便成了锈迹。

有一次，我在炒菜后清洗炒勺时，将水倒

了后，无意中让倾倒的姿势多保持了大约三秒钟。转天再炒菜时，炒勺底部竟然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儿锈迹。我若有所悟，这短短三秒钟，清除了残余水分，就为后来省了大约三十秒的清洗时间。这既节省了时间，也会延

长炒勺的寿命。

仔细想想，我们工作或学习也是如此，如果最初下的功夫不到位，以后就要付出十倍甚至更多功夫来弥补。